



为什么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 莫纪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间相互关系形成的科学认识。因此，必须从人民民主的历史发展、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三个角度对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做整体和系统地把握。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认识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人民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民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从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民主政体开始的。古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最初的含义言指“多数人统治”或“人民的统治”，是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形成的一种治理方式，解决的问题就是公共意志如何有效形成并发挥治理作用。但在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存在过的“民主”只是人群中的特定人才能享有，即雅典城邦国家的所有公民，非公民身份的外邦人、奴隶及妇女等则不能成为享有“民主”的主体。

享有“民主”的主体从特定人群向不特定人群的拓展肇始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从反对封建等级特权的合理性出发，运用自然法假说，提出了世俗社会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学说，首次将“民主”主体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的“人民”的范围。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甚至将人权主体扩展到具有自然人特征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美国在1787年制定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序言中也强调“我们人民”的主体地位。

真正在政治理论上对人民民主中的“人民”的内涵给出比较清晰的群体界定的是1918年列宁起草并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宪法性文件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首次将“人民”与“劳动”结合起来，把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这一广泛的社会群体基础之上。

1949年9月，由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1954年宪法第1条开宗明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上述规定以宪法规范的形式肯定了“人民民主”的宪法地位，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性质确定为“人民民主国家”。1982年现行宪法又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人民民主国家”，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人民作为享有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所以说，人民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从理论内涵的角度来认识人民民主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依靠人民。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为了人民，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

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要保证人民有效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民主。

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民主得到充分有效的实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民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现代化成果的享有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科学地揭示了人民民主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民主的现代化是低质量的现代化，离开人民民主作为制度基础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人民民主是制度现

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条件和制度保障。

从实践意义的角度来认识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发展相辅相成、齐头并进。

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制度越完善，人民民主的主体范围就越广泛，人民参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越高，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就越牢靠。

1982年现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上述规定从制度上勾画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人民”的范围。其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主体部分，此外，“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应当界定在“人民”的范围。2004年我国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时，又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个群体作为“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制度越是发展，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的范围就越大，人民民主也就越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民主功能。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通过民主实践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华阴老腔一声喊

□ 李 蔚



“八百里秦川，千万里江山，乡情唱不尽，故事说不完，扯开了嗓子，华阴老腔要一声喊……”这首《华阴老腔一声喊》，登上了201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那时我还在上海读书，年后返陕，收到了周围同学们对这首歌的连连称赞：真是唱出了八百里秦川的气势与豪迈！作为陕西人的我，心中也涌起了丝丝自豪之感，老腔艺术走出了陕西，让全国人民领略到了它的巨大魅力。

陕西渭南华阴的双泉村，是老腔的发源地。这个位于华山脚下的小山村，却在历史上拥有自己的独特位置。黄河、渭河和洛河在村庄附近交汇，因此西汉时，它成为京师粮仓所在地，漕运直通当时的都城长安，昔日这里一派舟楫如织的繁忙景象。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大家的动作，一边喊着船工号子，一边用木块敲击船帮。老腔便是这样，从生活中、劳动中诞生。

“拉坡号子冲破天，枣木一击鬼神惊。”老腔的唱腔铿锵有力、激昂奔放，演出时常出现众人呐喊助威的帮唱声，俗称“满台吼”，并且在紧要时刻用惊堂木敲击号咒，以增强气氛。这些特点令老腔在民间戏曲音乐中独树一帜，展现出极致的阳刚之美。它不仅是汉王朝崇尚武勇精神的生动再现，同时也彰显出北方男儿那

份雄浑豪迈的气概。

其实，老腔原本只是皮影戏的音乐伴奏，艺人们只能在皮影戏的后台表演。然而，即便与观众隔着一层皮影戏幕布，艺人们也全情投入，没有一丝懈怠，一边仰头高歌，一边熟练地操纵着月琴、板胡、大锣、战鼓、惊木、梆子、铃铃等十几件乐器。后来，这样痛快淋漓的后台表演，从皮影戏中分离出来。老腔从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到既闻其声又见其人，最终走向前台，成为一种独立的表演形式与民间剧种，演绎出中国农民天然质朴的原生状态，深受当地百姓喜爱。

2006年，华阴老腔入选了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今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老腔和其他许多民间非遗一样，在保护传承方面面临着一些挑战。在实际调研中我发现，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便是：传承人老龄化现象严重，技艺传承后继乏人；与现代社会脱节，传播力度弱，影响了大众对于它的认知与接受。对此，老腔在创新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正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非遗保护传承之路。

一方面，老腔大胆地打破传统，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老腔发展队伍。过去，双泉村的老腔有“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而

今，老规矩早已改变。华阴市多次开办免费的老腔培训班，老腔艺术家们毫无保留地向学员传习技艺。同时，老腔也走进了校园，渭南当地的小学及大专院校成立了“老腔少年班”“大学生老腔团”。当我看到可爱的娃娃们身着鲜艳的花袄，手执种种民间乐器，昂头唱出“天苍苍，地茫茫，黄河华山是家乡。我要吼，我要唱，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忘”时，不禁感叹：老腔正是在年轻一代的推动下焕发了新生，中华文化的根脉也因此得以延续。

另一方面，老腔不断与影视、话剧、摇滚等艺术形式进行跨界融合，开拓出戏曲艺术的新境界。在北京人艺版话剧《白鹿原》以及电影《白鹿原》中，都有老腔的身影。有意思的是，古老的老腔还与新潮的摇滚之间产生了奇妙的连接。基于二者在情感表达上真诚直接、颇具力量感的相似特性，老腔也被称为“黄土地上的摇滚”。除了《华阴老腔一声喊》之外，老腔艺人还和摇滚歌手合作了《给你一点颜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不是猛龙不过江》等歌曲，带来别具韵味的“老腔摇滚”。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老腔在融合之中唱出了新调，拥有了更为宽广的舞台。

事实上，老腔一直在努力寻找与

观众亲密接触的机会。它从渭南华阴走进了省城西安，在永兴坊、高家大院、白鹿原影视城、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等文旅景点中进行驻场演出。我也曾端坐台下，近距离欣赏老腔艺人的精彩表演，沉浸式感受古朴、深邃的黄土文明。更值得一提的是，老腔不拘泥于传统的表演舞台，还走出了景区，走进了西安的演艺新空间，成为城市休闲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我与伙伴们漫步至南院门，驻足聆听街边阳台上的老腔表演。时尚的“阳台音乐会”遇上了老腔艺术，传统非遗以亲和近人的姿态，融入了民众的现代生活。梧桐树影婆娑之间，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我们的耳边飘扬着古老的唱腔，好似进入了一个苍苍悠远的世界。

“华阴老腔要一声喊，喊得那巨灵劈华山，喊得那老龙出秦川，喊得那黄河拐了弯……”激昂昂扬的华阴老腔喊出的是对天地的敬畏，对好日子的无限期盼。岁月悠悠，从黄土地上孕育而出的老腔艺术，将在中华戏曲的百花园里，持续绽放出与时代交相辉映的璀璨光芒。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文献中心的二层为特色馆藏区，陈列和展示约16000册特色文献，以丛书、套书为主，突出资料史料，包括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海外中共研究文献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流连其中，越发感到党史文献的浩瀚。

在二楼的中心位置，整整两大排书架，陈列着涵盖了具体到县一级行政区划的党的组织史。让我激动的是，在山东省沂水县、黑龙江省庆安县、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党的地方组织史中，我查阅到了祖父刘京学、祖父的堂兄刘京俊的部分资料。遗憾的是，因战争等原因，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记载并不完整。但结合我之前查阅过的其他文献记录，剪辫子的事迹、山东战工会在对崮峪的突围战斗，与祖父生前的口述一致或大部分一致。简短的文字见证了我祖父那一代人经历战乱、投身革命的青春岁月，以及改造旧河山、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与热情。

据山东地方党的组织史资料记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组织在山东农村围绕剪辫子、反裹脚进行斗争。祖父生前回忆，他念学堂时才剪了辫子，为此惹得家中长辈大怒，他则以离家出走一天表达抗议。祖父对此很是自豪，“这就是革命”。我对此一直想不通，不是辛亥革命后全国就剪辫子了吗？很难想象，齐鲁大地的腹地，在辛亥革命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后，依旧存在留辫子、裹小脚这种陋习，摧残禁锢着人民的肉体和精神。

抗战时期，我们不止在大上海有“八百壮士”，在狼牙山有五壮士，在沂蒙山区的对崮山也有十四勇士。山东省沂水县西北部有座对崮山，因有两个崮（四周陡峭、顶部较平的山，沂蒙山区特称地崮）相对得名，两崮之间是一条弯曲的大沟，直通对崮峪村。据文献中心的一些史料记载，1942年11月1日，山东省战工会、山东军区等领导机关1000余人被8000多名日军围困在对崮峪，国民党51军113师某部以及沿途收容的海军陆战队共300多人也到了山上，大家共同抗击日寇。掩护机关人员等突围后，八路军特务营剩余的14人跳下悬崖，营长严雨霖等8名勇士幸存，历经坎坷重返部队。此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在沂蒙山合围消灭我领导机关的企图。

对崮山又叫酋崮山，我一直以为是“地瓜山”，因为家乡方言中地瓜与酋崮发音相近。我之前查不到这场“地瓜山战斗”，只当作一场没有史料记载的遭遇战。当我查阅各类文献，才明白“地瓜山”就是对崮山。山东军区政委兼山东战工会主任黎玉的《回忆1942年沂水县对崮顶血战》记述：“我沂水青年团部队、沂水县的区分队，还有抗大山东分校的一部分人员，也都赶到这里来，参加了对敌战斗……战斗持续到上午十一点钟左右，东北军五十一军的一个营（不满员），被敌人拉网赶到这里，要求上山。”

这与祖父常讲的那场战斗高度吻合：“‘地瓜山’上，八路军和国民党一个青年营被鬼子包围了，在山上达成了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最后有些人跳了崖。那天晚上，我看见山头之间一道道亮光（用于指示目标的曳光弹），从来没见过那么密的子弹。打完仗以后，附近的村民去山上收殓了烈士遗体。”当地将牺牲的抗战将士葬在一起，即现在的对崮峪烈士公墓。如今的对崮山，几公里外青山高速车流不息，巨大的风力发电设备矗立在远方，完全看不出当年战场的模样。只有那些有名的、无名的烈士们，永远安息在他们守护的这片土地。

抗战胜利后，沂水有数十名县区干部随军挺进东北，其中就包括祖父的堂兄刘京俊。刘京俊194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沂水县崖庄区做青年工作。根据沂水县组织史记载，“1943年夏，国民党51军撤出沂水七区一带，我随之设洋池区、马站区。两区机关均活动于原沂水七区西部山区，1944年8月，洋池区改称崖庄区，马站区委重新组建。”洋池正是祖父他们长大的地方。

1945年8月，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从山东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县团级以上干部中选调一批工作能力强、有战斗经验的党员干部到东北工作。沂水县委决定，调刘京俊等9名同志去东北。接到调令后，刘京俊等立即以商人的身份从沂水出发，在烟台上船、皮口下船，最后到达黑龙江庆安县。在这里，刘京俊一直在与国民党军队及残余土匪进行武装斗争，参与建立和保卫东北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先后

我在文献中心查到了亲人的档案

□ 刘维杰

担任了武装队长、区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了庆安县委组织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刘京学一直在家乡工作，组织史资料关于他的记录并不多，只看到1972年9月至1975年1月，任沂水县革委生产指挥部政工组副组长，1978年10月调往物资局。祖父讲过的故事是破旧立新的时代缩影：一是贯彻婚姻自由。祖父在公社任职时，有对年轻人自由恋爱、登记结婚，女方的娘家人却将新娘绑回了家。此事涉及包办婚姻观念和民族风俗差异，非常复杂，祖父带领工作组入村做工作，最终说服了女方家长，不仅促成了那对年轻人的姻缘，也打破了陈规陋习。二是坚持原则。祖父任职物资局时，分管过钢材等物资的调拨和分配，计划经济时期这都是紧缺物资。某地为了插队，送礼被祖父拒绝后，又让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当众故意踩住祖父的脚以示“威胁”。祖父直视着对方，“你想干什么！排队去！”看到大家围观，对方才老老实实去排队。

祖父堂兄刘京俊参与建设了攀钢，我尝试查找相关文献，《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攀枝花市组织史料》记述，“1967年7月，四〇公司筹备组更名为东风钢铁公司筹备处（其筹备处先由郭遵义任主任，继由刘京俊、徐培琦先后负责）……1972年正式定名为攀枝花钢铁公司。”“刘京俊”这个名字让我眼前一亮，继而看到他是从鞍钢去支援攀钢建设。为了加速鞍钢恢复生产建设，从1948年到1954年，党中央向鞍钢调派了550名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有人称之为“五百罗汉”，后来又大部分调离支援全国建设。据《鞍钢志》等记载，刘京俊1949年到鞍钢工作，曾任化工总厂党委书记、鞍钢党委政治部副主任。为支援“三线”建设，攀钢的生产准备全部由鞍钢包了下来，1968年刘京俊带领鞍钢职工初到攀枝花就开始了艰苦创业，后担任攀钢党委副书记、书记。而此前，我并不清楚这些细节。

祖父那代人年少时家境尚可，也读了几年学堂，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新社会是发自内心的热忱。我觉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的这句话最能概括他们的精神追求：“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是组织史里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支撑起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正是一个个保护婚姻自由、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小进步，才能艰难而坚决地破除封建藩篱、建设新中国。亲人的工作档案，印证了他们生前口述的经历，使我能够更加直观、深刻地感悟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